

孟子或問纂要

一

據中國上海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四釐米寬十六釐米



孟子或問纂要

朱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荅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荅其禮耳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者也

集注曰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或問**仁義未

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衆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其爲言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其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又曰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

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或問**或主  
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  
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主於愛而  
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  
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宜而所宜  
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  
矣。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  
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  
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  
謹而著之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止數

豈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止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數音促豎音古洿音烏勝音升菑救公反

**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帛衣而肉食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

○齊宣王問曰齊相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止  
無以則王乎

集注曰齊威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王

謂王天下之道 **或問** 王霸之辨曰古  
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  
王者之道也齊威晉文則假仁義以濟  
私欲而已

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  
鍾王曰舍之止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

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齧音核  
舍上聲

**或問** 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  
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  
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  
之所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  
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  
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

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旣不能自知而反以栢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以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役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



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  
本心之發而足以王天下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

**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  
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  
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  
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  
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  
親踈遠邇無一物而不得其所焉其治  
豈不易哉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  
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  
持洛反

集注曰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其於物者或問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而稱量何也曰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

梁惠王章句下

○齊人伐燕勝之上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詳矣第深考

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

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

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

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舍去聲夫音扶

**或問**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柰何曰一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

其氣象之所以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或問**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音扶

集注曰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或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曰持志所以

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集注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

什一或問程子之說曰此言其多少

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

惡平聲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

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筭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  
罪反

**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

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  
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  
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  
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  
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  
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  
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  
自振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  
安

**或問**六子之不同曰聖人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

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其體而微爾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言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

或問善與人同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豪有我之私是以能今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入所謂



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忘私順理而已。非謂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彊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止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語去聲

集注曰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子義不苟容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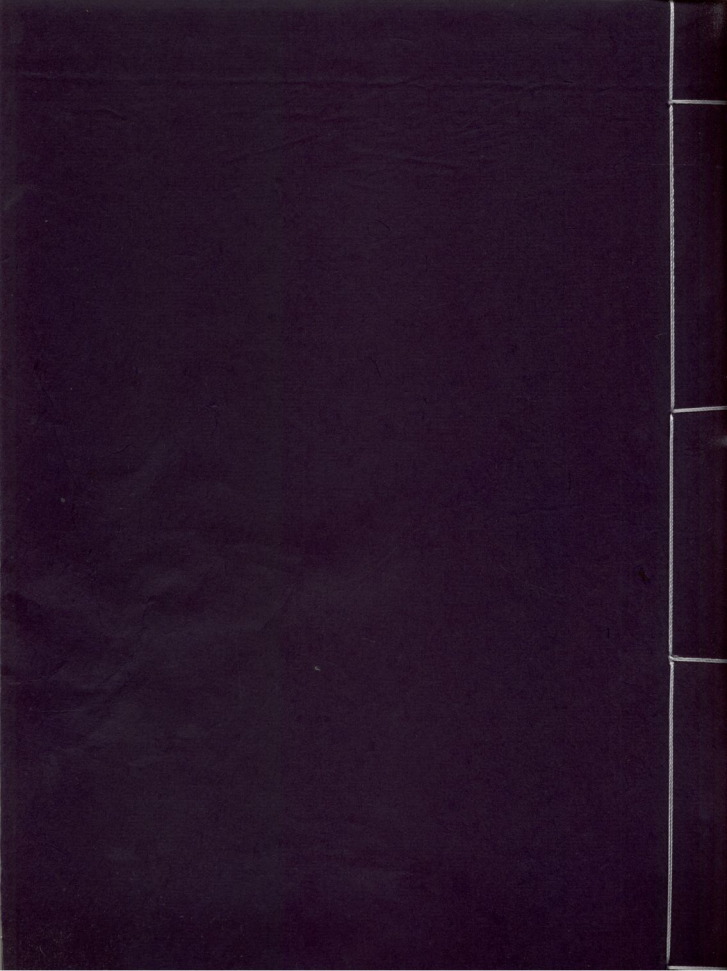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或問此一節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





孟子或問纂要

二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

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之不拒

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所常聞也故

聞者非徒不之言而亦莫之疑也世子

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合於心與

故孟子雖若怪之而實喜其能思而將

有以進乎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

與我言於宋止雖然吾嘗聞之矣二年之

喪齊䟽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三代共之

齊音資䟽所居  
反飭諸延反

**或問**三年之喪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

人以爲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



也故爲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

集注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國閭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

說何邪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

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

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辟音壁  
又音關

或問夷之請見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止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或問此一節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

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放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踈遠近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

滕文公章句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止爲其殺是童子而

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讎也惡去聲  
為去聲

**或問**湯為童子復讎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志廓然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兩暘寒暑無不感無不通也

###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止今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足以王矣則

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

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廣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它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豈蔑弃規矩而欲以手制方負其器之不至苦窳也幾希矣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

**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  
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  
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  
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  
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  
閉之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  
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

**或問**此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  
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  
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

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  
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  
猶規矩之盡夫方負而天下之為方負  
者莫不出乎此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  
也我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  
啜昌悅反

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嘗攻子孟子

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欲自託孟子  
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為介  
孟子未嘗與言行事至弔於公行子之  
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  
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  
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  
以鋪啜罪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集注曰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

**或問**實之爲精實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僞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言耳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爲實可矣謂理爲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僞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僞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爲不僞可矣



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偽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為得之耳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它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棄輿濟人於溱

洎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乘去聲溱音臻南榮美反

集注曰惠謂私恩小利

**或問**孔子以

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集注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或問**楊氏之說曰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

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  
鄉原之亂德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  
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

造七  
到矣

**或問**此一節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  
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  
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

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  
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  
而責效於日月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  
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  
不足以致夫嘿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  
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  
而不躡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

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又曰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或

**問**此一節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又曰處之安固

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或**問**此一節

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

又曰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

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或問**

此一節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啻晝夜或汭或汧無不值其來處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好惡

皆去聲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

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曰  
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  
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  
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  
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  
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  
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  
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  
未見哉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國**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  
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  
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  
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

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  
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  
其於人之痲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  
按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  
不泄邇不志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  
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  
聖人之心爲如何而指所謂仁者爲何  
物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傷勇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  
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  
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傷於廉則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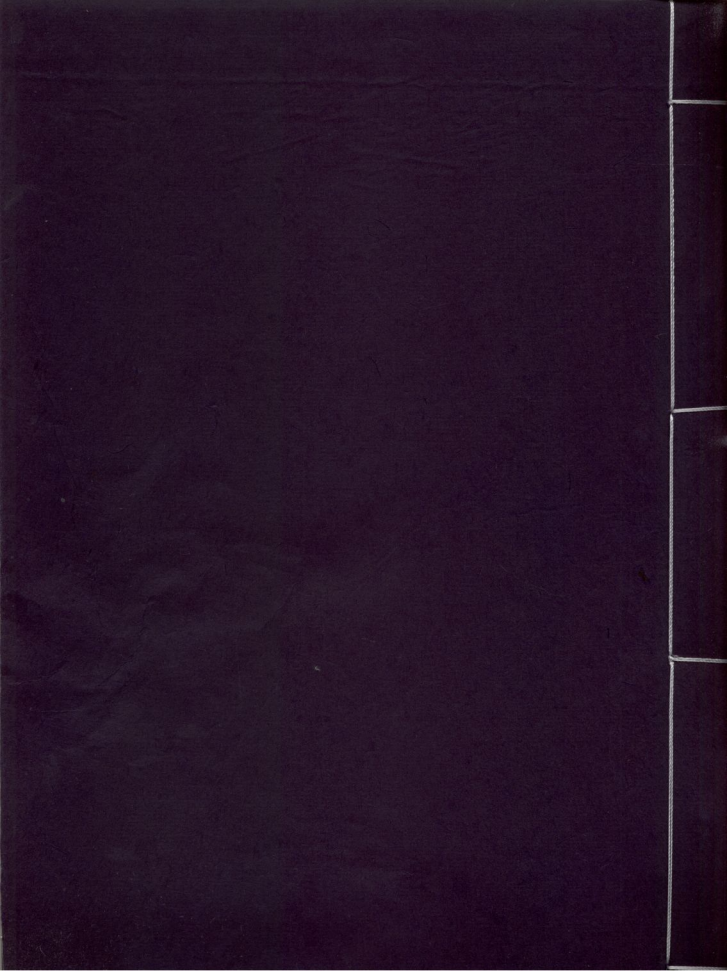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  
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  
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  
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  
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  
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  
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止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止柳下惠  
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止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止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







孟子或問纂要

三



集注曰此章言三子之行各偏其一偏  
孔子之道兼而有之蓋理一而三子之偏如  
此而兩子以聖也曰三子之聖  
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不至乎  
不忠不孝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  
欲之私者雜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  
得而班者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





集注曰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  
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或問三子之偏如  
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  
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  
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  
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  
得而班者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

又密於夷惠矣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止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  
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  
也於今為烈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在  
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

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饋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二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孰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

湍他端反

**或問**湍水即揚子之說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此亦有小異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集注曰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國** 國子以告子

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言何也曰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

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



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止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

○集注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直於氣氣有清濁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或問程子之說曰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或問氣質之性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

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 **國閩**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爲氣所拘而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爲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此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止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

謂與

舍音捨  
與平聲

集注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或問**

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邪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豈荒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矣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

主於內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止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國**問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孟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而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至者而又何嫌之有哉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

要音邀

**國**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弃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

於不假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  
善善蚤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  
若是言則彼直奔而不脩者又將何以  
處之邪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  
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  
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無所不知  
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  
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  
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  
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

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曰然則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着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止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舍上聲

**或問**三章之說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徇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



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  
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  
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  
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  
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  
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  
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焉云者  
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  
聲見音現

**國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  
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

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而不虞之地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或問**此章之說曰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

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  
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  
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  
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  
之身而尤著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  
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  
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或問**外  
國別本十五字信乎曰不可知也姑記  
之以俟知者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 止 聖人之於天道  
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或問**所謂性命者何不同曰性者人之  
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  
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

不本於是也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之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爲貧賤愚不肖者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

**或問**此一節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或問**此一節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或問**此一節曰信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可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者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或問**此一節曰美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其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或問**此一節曰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曰以益盛仁之熟者曰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或問**此一節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鋪啜從子

敖先舍館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三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

孟子或問纂要畢



吳興張氏韞輝齋藏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孟子或問纂要/[宋]宋熹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42-1

I. 孟… II. 宋… III. 孟子—問答 IV. B22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0263號

ISBN 7-5013-2542-1



9 787501 325429 >

書名 孟子或問纂要(全三冊)  
著者 [宋]宋熹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十號)

Tel: (010) 56151313 Fax: (010) 56174391

E-mail: Btlib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杭州露隱寺籍印刷廠

印刷

八

開本

一三·七五

印張

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次

一·一〇〇

印數

書號 ISBN 7-5013-2542-1/K·891

定價 四四〇圓

